



广东文史资料精编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上编 第5卷 ➤

清末民国时期社会万象篇 ➤



中国文史出版社

广东文史资料精编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上编 第5卷 >

清末民国时期社会万象篇 >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东文史资料精编. 上编. 第5卷, 清末民国时期社会万象篇/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办公厅,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034 - 2200 - 3

I. 广… II. ①政…②广… III. ①文史资料—广东省②社会生活—史料—广东省—民国 IV. K29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1354 号

责任编辑: 韩淑芳 张建安 吕潇潇 李春华 封面设计: 李松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印 刷: 广州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510120

装 订: 广州市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510120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1/16

总 印 张: 22.5 字数: 35.5 千字

印 数: 25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60.00 元(套)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清末广东的赌——闹姓	商衍鏊(1)
惠州沦敌琐记	王映楼(7)
珠江三角洲的“绿林豪杰”和“大天二”	李朗如 陆 满(9)
清末前夕广东的赌风和禁赌的酝酿	郑砺石(22)
广州的方便医院	陆 羽(27)
抗战后期潮汕的天灾人祸	陈卓凡(35)
光复初期的广东社团	陆丹林(41)
八和会馆回忆(粤剧史话之一)	刘国兴(47)
“花会”赌博种种	李汉冲(57)
清末以来的广州娼妓	刘国兴(66)
1943 年潮汕旱灾见闻	吴华胥(76)
辛亥革命后寓居香港前清“遗老”的种种活动	伯 子(84)
戏班和戏院(粤剧史话之二)	刘国兴(94)
对《戏班和戏院》一文的补充	陆丹林(126)
记一个迷信职业集团“江相派”(上)	于 城(129)
记一个迷信职业集团“江相派”(下)	于 城(147)
广州乞丐集团——关帝厅人马	王楚夫(166)
“自梳女”与“不落家”	陈遁曾 黎思复 邹庆时(174)
新会陈、林两族械斗的经过	陈若金(186)
旧社会江湖十二相	谢敬鸿(190)
解放前的悦城龙母庙	梁伯超 廖 燎(206)
辛亥、讨龙两役珠江三角洲西五县大天二的活动	叶少林(221)
东莞大天二刘发如	齐 就(232)
横行四邑的周汉铃和赵其休大天二集团	陆 文(247)

佛山鸿胜武馆始末	陈艺林 周逸天(260)
民初邓铿在海口惩办“猪仔”贩子的经过	陈国伦(遗稿)(272)
八十年来广东的“禁赌”和开赌	卫 恭(276)
霍芝庭承办赌饷发家经历	李汝宽(288)
吴铁城统治广东时期“禁烟”黑幕	梁国武(295)
粤剧艺人在海外的生活及活动	刘国兴(302)
粤剧艺人在南洋及美洲的情况	新 珠 庞顺尧 叶弗弱 新雪梅(314)
粤剧童子班杂述	新 珠 梁正安(332)
普福堂和八和公会、普贤工会的矛盾(粤剧史话之三)	刘国兴 朱 十(343)

清末广东的赌——闾姓

商衍鎏

一、闾姓的由来

闾姓,是利用科举考试来进行赌博的一种方式,与科举考试有密切的关系。道光末年创始于广东,至光绪末年曾蔓延于邻省广西。相传是山紫村机房中的人们最初借此以为“斗彩”,用闾场考试士子中式的姓,以猜中多寡为输赢,故称闾姓(亦称卜榜花),其始以文武乡试榜中小姓为赌,赌注不过百钱左右,后逐渐开局收票。咸丰年间军需紧急,广东巡抚郭嵩焘初则令其罚缴款项,以充军用,继则准其立案,招商承餉。同治二年(1863)二月户部尚书罗惇衍奏言:“两广总督刘长佑到任,即将白鸽票,花会,并闾姓,番摊各赌博禁绝,号令一新,现在该督离任,各种赌博故态复萌,请飭晏端书一体严禁”等语。于是有旨着署两广总督晏端书照行,重申赌禁。但旋禁旋开,其后闾姓且自乡试推广至于会试以及学政的岁考、科考。

赌的方法是在考试以前由票局订出猜买条例,规定周、区、胡、马、麦等百余姓为“小姓”,猜买的人必须要在其中选择方为有效。其陈、李、黄、何、张等若干姓,应试人数较多,差不多每榜都有中者,这种姓不许投买,称为“大姓”,亦称“限姓”。凡“限姓”,“小姓”,均事先公布,并载明于票簿的前边。于乡试、岁考、科考之前,随意在小姓中选择20个姓投买为1票,票值分半元、1元、数元、以至10元若干等。买1元者,合足1元的1000票为1簿,推之数元,10元分簿的方法仿此,票局先发给收据,继发给所买共1000的票簿1本,收据上面编有号码,是作为中彩领奖的凭证。至于分彩,是各以各簿(1000票)为单位。发榜之后,进行查对,1簿之中,中姓最多者为头彩,依次为2彩、3彩,3彩以下为负。而1簿中倘有得姓数目相同者,则又须进一步比较名额;如甲乙两票同中10姓,甲票每姓中1人,计10个名额;乙票内有1姓中了2人合计11个名额,则乙票比甲票为多。彩银分配情况大致如下:以票值1元的1簿1000元为例,其中彩金占60%,头彩取5成300元,二彩200元,三彩100元。如果得姓名额只有此票独多的为独得,有几个人中数完全一样,则将彩银平分,或分为二,或分为三不定,是为分得,名为同中同分。其余40%,以200元充餉,200元为赌商开支,开支是包括各项厂费与衙役武弁官绅的私规,并赌商本人的利

润。

会试因应试人少,取的名额只有 10 余名,因此每票选择 10 姓,并不加限制,无论大姓小姓皆可投买,其投买与分彩的方法如乡试例。

嗜赌者以为用一可以博数百倍的高利,争趋如市。有些赌徒并一次投买数十百票,称为“围彩”。如以 10 姓为基础(名曰过底),只更动其余 10 姓,反复围买,觉得可操左券,不知仍往往归于失败。而且事实上中彩的或然率只有 3%,彩金又仅拨出 60%,其明被剥削之数已为 40%,每值试年,闾姓票赌,通核不下千数百万元,是以获益者只不过是当时赌商与坐收赌税的统治阶级而已。

二、闾姓的兴盛

闾姓赌博的特点在于:(一)它是利用科举考试来进行的。科举,在清代人民心目中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这样就给这种赌博方式蒙上了一层外衣,使人容易发生这样的一种错觉,就是闾姓和一般的赌博例如牌九、掷骰等不同,要比较“高雅”得多,这样就吸引了不少中、上层人士参加。(二)这种赌博不是用一般赌具来进行,开彩的依据又是官方的“金榜”,因此容易使人认为彩金的分配是公平合理的,不象其它赌博容易作弊和容易上当。(三)选择姓氏以及认定票值有相当的自由,熟悉试子情况的人,还可以加以试探性的估计(如估计某姓一考生一定可中等),表面上不完全是盲目的方式,容易引起人们不正当的兴趣。(四)这种彩票式的赌博,不受名额金额的限制,因此可以吸收最广大的群众参加。

由于这种赌博对人们的心理有蒙蔽作用,而方式方法又比较灵活,易吸引人,因之得到迅速的兴盛。

对这种赌博提出反对者不乏其人,同治十一年(1872),御史邓承修奏请禁止广东抽收闾姓的赌款,其奏折中说:“广东赌风甚炽,向有闾姓、番摊、白鸽票、花会等名。……查闾姓之赌,起自机房小民,渐而相率效尤,行于省会,经前抚臣郭嵩焘罚缴款项以资津贴,奸民因此借端禀案,抽缴经费,巧立榜花名目,每届乡试科期,及岁科、两试之先,设局投票,每张限写 20 姓,以中姓多少为输赢。其投票之资,则自一分一钱(按后则以一元为起点),以至盈千累万。其投票之处,则自省会以及各府、州、县、穷乡僻壤;其投票之人,则自缙绅士大夫以及农工商贾妇孺走卒,莫不罄其所有,各存幸心,希图一掷,以致倾家破产,歇业潜逃,甚而服毒投缳,卖妻鬻子,凡此之类,难以悉数。尤可骇者,每遇科年,谣言四起,或云某姓已通关节,或云某姓已托人情,科、岁两考揭晓后,百计钻营,其姓字未登票内,或经取录,则畀以多金,甚至使其不行赴复;或蹈其

瑕隙,激同大众稟攻;否则赂之故犯场规,竟有以受到扣除被斥为达到目的者。至武乡试,并无糊名,其监射等弊,尤难缕指。以国家抡才之典,为市侩赌场之资,阻寒士登进之阶,启官绅贪污之渐,立心之险,设局之奇,有如此者!……夫番摊、花会、白鸽票各赌具,率皆市井无赖之尤,稍知自爱者犹不肯为,若闹姓则公然设局,明目张胆,恃官长为护符,其父兄何能束其子弟?伤风败俗,病国蠹民,莫甚于此,……若不早为禁止,恐科场因此而滋事,必至酿成巨案,百姓由此而日益穷,必至流为寇盗,其弊实有不忍言者。相应请旨飭下广东督抚臣将抽收闹姓赌款迅行裁革,出示严禁,以肃政体,以杜弊端”。

从这奏折中可以看到闹姓赌博对社会产生的严重后果,使反动的清朝统治者也不得不下令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张兆栋将闹姓禁止。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瑞麟病故,英翰任两广总督。有安怀堂商人潘姓者,勾通督署委员文星瑞等,以海防筹饷为名,易闹姓为守助会,呈请督署衙门,英翰不知会巡抚张兆栋,遽于光绪元年(1875)五月出示弛禁。张兆栋谓闹姓已禁,不宜复开,督抚意见不合,政令不一。七月张兆栋上奏请禁,十一日奉旨云:“广东闹姓赌局,前经降旨裁革,该督抚自应严禁,乃本年五月英翰以此项捐罚收款甚巨,可指为办防之用,辄于具奏后不候谕旨,遽行出示弛禁,殊属不合,英翰着交部议处,仍着该督抚遵照六月初四日谕旨,将闹姓赌款严申禁令,永远裁革,不得借词复开,以肃政体。”嗣广州将军长善奏参英翰随员人等招摇滋事所内,并有提及闹姓的话,八月三日复降旨切责英翰,而闹姓遂再度禁止。

此时赌商因不敢在省会及各乡县公开设局收票,但狡计百出,相率移转到澳门继续开设,缴纳赌税于葡萄牙。澳门向为赌窟,葡萄牙殖民当局自然非常欢迎,乐得坐收其利。投买及揽载的人遂群趋澳门,络绎于途,清吏无法过问。光绪七年(1881)七月,虽然有申禁闹姓赌博之令,实则等于一纸空文。至光绪九年(1883)以后,法越构兵,广东沿海戒备,需饷甚急,若干官吏及赌商,又提出开禁。于是资其赌饷以办海防之谬论,更复嚣然四起。光绪十年十月,御史何崇光奏,省城开设闹姓厂,视澳门开厂流弊尤甚,请申明禁。十一月翰林院侍读学士梁耀枢、顺天府府丞杨颐复奏言,闹姓诡谋复开,并缕陈“科场舞弊,商贾受愚,奸民纵恣,赌匪横行”四害,请旨严禁并说明澳门虽设赌局,但僻居一隅,买者不便,省县各处视从前闹姓已减十分之六七等语。旋有旨云:“闹姓弊端甚多,本应严申禁令,惟须一律禁止,不使利归他族,方为上策,若如该侍读所奏,不特省城未便弛禁,即澳门亦可逐渐禁绝,应如何设法办理之处,着张之洞、倪文蔚悉心筹商,妥议具奏”。而是时在籍开缺的前河南开归陈许道潘仕钊(开归陈许道是开封府、归德府、陈州府、许州直隶州的简称,因该道管辖此四府,潘为道员)则又上疏请“弛禁闹姓挽回巨款,以免利归他族而裕国课”,

与潘表里为奸的赌商并四面钻营,愿由澳门归回内地,加饷承充。光绪十一年十一月钦差大臣彭玉麟、总督张之洞、巡抚倪文蔚会议复奏,准予闾姓招商承饷,并美其名曰“截缉”。张之洞于闾姓捐款内提款20万元,交署水师提督方耀,在黄埔船坞造成轮船四艘——广元、广亨、广利、广贞,安装炮位数门,派员管带丁勇,为巡缉省河以至虎门一带之用。

广西地接广东,受其影响,赌风甚盛,并有闾姓的赌博。光绪十六年四月广西巡抚马丕瑤奏:赌博之害最烈,广西此风尤甚。……乃近日省城地面,尚有潜开闾姓之事。……惟查闾姓与各项赌博不同,乡愚无知,多受其祸,复有棍徒或殷实铺户,恃虚衔顶戴以为护符,遥借香港(应是澳门)开设,以为影射,串煽窝庇,无所忌惮。广西贫瘠,岂同地大物博之区容其假借,有害民生,若不从严惩创,不足破锢习而挽颓风。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六月广西巡抚丁振铎因筹措该省分担新赔款30万两,而成立闾姓承充公司,其奏云:

广西地接广东,赌风相沿成习。广东闾姓公司承缴巨饷,该省近亦私买闾姓,且有代广东公司揽收者,踪迹诡密,难于查禁,前抚巨黄槐森飭据梧州宦绅就赌规中筹饷招募安勇,此外各州县亦多有收规募勇之处,既已不能禁绝,不如化私为公,除白鸽票各赌仍行严禁外,仿照广东章程,包商缴饷,暂行试办。自本年共缴饷银30万两,除划拨各处募勇需要,尚余20余万两内外,此则不得已而为之者也。

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两广总督岑春煊,更不惜饮鸩止渴地提出挪借赌饷的方案,其上奏大意云:拟借民款300万,筹办地方要政;其要政为建设工厂,兴修铁路,开采矿产,创办自来水等,每月每两行息7厘,限10年内分期摊还,指定善后局所收的番摊、闾姓、山票、铺票、彩票五项赌饷作抵,并提出将承饷赌款拨出一部分,分给税务司存储(当时税务司为外国人)以保证按时归还借款,……这种借赌敛财的诡词,较之丁振铎更加卑鄙无耻了。

三、闾姓对当时科举制度的影响

由于闾姓是利用科举考试进行的,因此参加考试的人和考试的结果直接影响投买者利益。赌徒们为了控制考试的结果,一般是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贿赂考官录取一些僻姓而又不当取的人(买这种姓的人当然很少);一种是从考生方面着手,使应取者落第,不应取者反而高中,使一般投买者落空,造成自己得彩的机会。因为赌徒往往以数稀少的姓名为过底(“过底”的解释已详前闾姓的由来条内),因闾姓输赢,只在一二姓的得失,如果能设法控制,就可以操胜券,他们选择几个稀姓无文名的考生一般人所不买的,从中作弊,从此过底而连买数十百票,进行其投机取巧,遂有“扛鸡”“禁蟹”方式的名目。

“扛鸡”是提拔差的，“禁蟹”是打击好的（鸡本无力，扛之便得长鸣；蟹固多足，禁之使不能伸）。“扛鸡”出自枪手专冒名替考者，他们百十成群结成党羽，随从学政考棚到处冒考。在考试之前，如打听到有二三小姓而某人又无文名的，则联合赌徒投买此姓。考试的时候，枪手即混入场中为此姓考生替考，不索什么报酬，倘此姓得中，则投买的人可得彩，两得其利，是叫做“扛鸡”。至于素有文名的士子，大家估计他必中而争买此姓，赌徒则多方设法行贿此考生，叫他临时不进考场，好让一般人落空，若遇到金钱买不动的士子，无法阻止他入场，则又设计买通胥吏，故意把他的试卷弄污，使不得入选。如果这两个诡计都行不通，还可以买通阅卷的幕友，将他试卷压下，使不得中，是称之为“禁蟹”。这样科场舞弊的情况非常之多，这里仅介绍一个比较大的叶大焯案件，作为凡例。

光绪十一年乙酉三月清廷谕旨略谓：有人奏，广东学政叶大焯串同幕友舞弊，贪利无厌，科考广州时，闹姓尚设澳门，有神、羽二姓，应考者各一人，同时入选，阖省遍传学署得70万金，按试惠州，投考之王姓、廖姓数百人皆被抑，而特取赴试一二人之文、彭，所得又将百万。众论喧嚣，群毁试院辕门。该学政张皇失措，再行招复，将文、彭二姓扣除，其时众志成城，运调驻省勇丁前往弹压等语。所奏是否属实，着张之洞确切查明，据实具奏。五月谕：有人奏，广东闹姓，弊窦滋多，本年惠州科考，将廖、钟、王三大姓，全数禁不获售，文、田、彭三僻姓全数获售。榜发，士子拆毁署门，几酿巨案，旋经该督抚飭拿舞弊之人，并将所获之彩70万元提充军饷。学臣因病，任听幕友家丁放胆舞弊，请飭彻查等语。前有人奏参叶大焯串通幕友舞弊贪得无厌各节，当令张之洞确查具奏。兹据所奏，该学政考试惠州幕友家丁舞弊情形，大致相同，且有厨人暗进巴豆汤，致该学政腹泻，不能阅卷等情，此案迭经被人参奏，必应确切根究，以期水落石出。着张之洞并入前奏秉公确查，其所称提充军饷70万元一节，究竟有无其事，着一并复奏。

六月谕：兹又有人奏称，叶大焯按试惠州归善、博罗二县，学署与匪徒通同作弊，揭晓之日，众情汹汹，不得已再行招复，文理不符者甚多。该学政即将文炳熙、彭日光二名降为侪生，真才屈抑，物议沸腾。着彭玉麐会同张之洞按照所参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

十二月谕：据翰林院侍读学士梁耀枢、御史黄煦、鸿胪寺卿邓承修先后奏参广东惠州府科试幕友串通舞弊，学政叶大焯贪利无厌等情，迭谕彭玉麐、张之洞确查具奏，兹据会同查明详晰复奏，此案贡生戴罗俊、萨庭荫，经叶大焯延聘校阅试卷，明知匪徒投买闹姓，辄敢骹法营私，乘学政患病之时，蒙混取卷，图得谢礼，虽赃未入手，仅予杖徒，不足蔽辜，戴罗俊、萨庭荫着革去贡生，杖

100,流3000里。叶大焯身任学政,衡文剔弊,是其专责,宜如何严密关防,杜绝弊竇,此案虽据查无贪黷情事,惟因偶尔患病,竟将阅卷委之幕友,任令勾串匪人,希图渔利,已属咎无可辞;且于提复文童之时,意存苛求,缺额不补,以冀廻护前非,实属有辜职守,翰林院侍读学士叶大焯着即革职,余着照所议办理。

从以上谕旨,可以看出舞弊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而清廷仅将学政革职,幕友二人杖流,亦可见清末纲纪的废弛了。

由于闾姓赌商势力很大,广东的学政如果过于认真,使他们一点不能作弊,那么就很难站得住脚,例如吴宝恕在叶大焯案后任广东学政,考试较为认真,但结果受到排斥。据吴县志载俞樾所撰吴宝恕列传云:

“吴宝恕,同治戊辰(1868)进士授编修,典试陕甘,擢侍读学士,充广东学政。广东富庶为东南各行省冠,豪族子弟以列名庠序为荣,而浮浪奸人借闾姓为博赛之具,甲名乙应,张作李卷,“缚蟹”“扛鸡”,名目诡异。宝恕黻阅名册,审察年貌,试卷逾万,手自衡校,……虽遇贵游不少徇,于是士林悦服,而不逞者啧有烦言,越三年奉命留任,守法愈严,而嫉忌者愈甚,会有某台谏之弟复试被黜,遂掇拾浮词,列款参劾,部议降级,乃解组归。

吴宝恕的去职,表面上似与闾姓无关,但事实上他的去职,则是由闾姓而起的。

至乡试、会试,其防范较岁试、科试为严密,闾姓赌商虽不敢如小试的公然作弊,但他们仍遍布爪牙,搜罗士子书院试艺,窗课文章,多方比较,并探其身家行动如何,广通声气,以达成其操纵科举的活动,其势力之浩大,迥非寻常的赌博可比,此等情形,我亲身犹及见之。

1960年6月

(原文刊《广东文史资料》第1辑)

惠州沦敌琐记

王映楼

1938年10月12日，日寇突从惠属大亚湾登陆，以急行军直迫惠城；时驻防惠州为国民党一五一师师长莫希德，闻日寇登陆，仓皇集中所部，准备逃省。城内居民纷纷迁徙乡村，莫饬所部严守路口，截止居民迁徙。至翌日早，莫部逃窜尽，县长蓝逊及一般官吏，亦星散不知所之，居民始得通行，而日寇随至，致城内多有走避不及而饱受寇军摧残者。阅数日，广州亦陷。

日寇入城，大肆残杀，焚惠州最繁盛之街道，水东路店铺，起火头10余处，大火亘10余日不息。其余各街道店铺民居，亦一律焚毁。日寇见人即杀，直以杀人为嬉戏，掠财物牲畜，猪则只取精肉，鸡鸭鹅则但撕两腿，肝脏皆弃道路中。强奸妇女，虽六七十岁之老妇，十二三岁之幼女皆不免，有羞忿自杀者。城中未及逃亡民众，惟整日觅僻处藏匿，有挨饿不得，出而觅食，男则多被杀，女则必被奸淫。如是者七八天后，寇首始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号召，设维持治安委员会，以日人主之，而杂以汉奸数人。

寇维持治安委员会成立于原县政府中，并派出寇宪兵巡查，焚杀掳掠渐减，惟强奸尚不少。于是有甘心附寇，出为治安委员者：周竞志、周奕廷、秦聪、严庸五等，号召人民回城，发给“良民证”，谓持有此证，则寇兵为之保护，顾人民在乡村中除极无依靠万分不得已者外，皆不敢回城，回城者寥寥无几。

诸汉奸中，周竞志具绝大野心，觊觎充惠阳县长。周，府城后所街人，年约40余，家颇富，素不事职业，喜养马，常骑马行于衢中，至是极力与日酋交结，日酋亦颇加信任。周妾死，日酋亲临吊奠，周大喜，述于人以为荣，周又以委员身分，肩挂红带，率寇警二人，亲赴各乡劝人回城，与人谈话，辄称日寇恩德，气焰甚盛，有不可一世之概。

寇兵在城内已无可掳掠，乃渐赴各乡村肆其残暴，每集合二三十人，抵一村，则将枪弹堆置一处，而持刀分头追逐妇女，搜劫财物。村人有俟其追逐搜劫时，窃其枪弹以击之，往往得手，毙数寇，但事后惧寇报仇，又须全村俱徙。

寇兵偶有一二掉队者，亦每被村人杀死。

林敬甫，府城秀水湖人，寇入城时，率眷徙梅湖，寇兵数人至，胁奸其女，林与争，寇遽以腰刀斩林死，此等事数见不鲜。

刘定叔，府城更楼下人，县立中学教师，曾留学日本，谙日语。寇入城时，避附近村中，无亲故，莫可倚靠，十余日后回城，以日语与寇谈。寇认为可利用，与以药箱，使在城散发丸药，名为救济病人，因遂为寇效力，堕落为汉奸。

寇驻惠城约3月余，至1939年1月初，自动弃惠，临去时，将东新桥炸断。国民党军队师长温叔海于寇去2日后，始敢来惠，将至惠城，放空枪千余发以示威，旋电报其上级，谓力战几昼夜，将日寇逐去，克复惠城云云。诸汉奸见靠山已倒，作鸟兽散，严庸五逃港，秦聪逃广州，周竞志、周奕廷自谓维持地方，可无罪，仅避居沙凹村亲戚家，沙凹村人不敢留，将其献出，讯实枪毙。刘定叔匿家中不出，被捕讯问后释放，未几，复捕去，监禁月余，亦枪毙。

我奔走衣食，10年未回惠，至是，始于1939年春节后5日回来，见全城已成瓦砾场，满目荒凉，人民凋敝，不胜悲愤，赋诗二首云：

天府沦胥不泱辰，空劳设险苦吾民，^①

城亡犹见群公在，寇去才闻战报频。^②

满眼虫沙新劫运，十年风雨旧词人！

归来莫问春消息，独对斜阳一怆神！

伊谁曾此误苍生，儿戏争传瀚上兵；

暮有啼乌先敌退，市余败垒断人行。

三秋皓月伤心色，千里征夫故国情；

今日回乡初愿遂，茫茫无计事经营。

注：

①未沦陷前，曾于淡水大鹏一带，驱使民力筑御工事甚完整，竟一无所用。

②未沦陷时，守土官吏，尝对人言：“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及日寇来，望风逃遁，委城郭人民于不顾，寇去则又出现。

（原文刊《广东文史资料》第2辑）

珠江三角洲的“绿林豪杰”和“大天二”

李朗如 陆 满

“绿林豪客夜知闻”，这是李涉遇贼诗中的诗句。原来西汉王莽篡位，新市王匡等起兵于湖北当阳县绿林山中，号称绿林，因此后也便称劫盗为“绿林豪杰”。“大天二”这名词于解放前（抗战胜利后）首先在省港报纸上出现，它的含义是霸占一定地盘进行打劫勒索的土匪。因在赌具天九牌（骨牌）中，天牌（共十二点，红黑各半）最大，地牌（两点红）次之，“大天二”就是割地称雄之意。兹就我们记忆所及，将珠江三角洲在解放前40多年间（1905—1949年）的绿林豪杰和“大天二”的活动情况，简述如次，借供参考。

一、辛亥革命前珠江三角洲的绿林活动

辛亥革命之前，珠江三角洲各县人民，在清王朝统治和地主剥削之下，都过着非人的生活，其中有些强者挺[挺]而走险，并率领本乡本族兄弟组成绿林队伍，劫富济贫，对抗官府。

三水县的陆兰清、陆兰福、黎志荣等组成的绿林队伍共约五百多人，在三水一带活动。陆兰清是三水县九水江乡人，生长于贫农家庭，曾在广州西关带河路的纺织厂做过几年纺织绉纱的工人。直至南海县梧村乡著名绿林陆乾、陆显受了两广总督岑春煊招安为管带（相当于营长）的时候，招收陆姓子弟为巡防营士兵，他就离开纺织厂去投靠陆乾入巡防营当兵。可是当兵的收入微少，他的嗜好又多，不够支应，他便向陆乾请假不干，并声明回乡去当绿林。他回到三水县大水江乡之后，立即集合了10多个兄弟去打家劫舍。到了1906—1907年间，他率领数十名绿林在三水县马口附近骑劫了行驶于香港梧州的货轮，行劫时船上一个外国医生企图抵抗，他立即将其枪毙。搜劫之后，他将自己的名片交给该轮的买办，声明由他负责，可多出花红（奖金）来缉拿，切勿为难他人，否则，必将货轮烧毁，到时便追悔莫及了。该轮被劫后，即由轮船公司出花红1万元来缉拿他。他不但不敛迹，还抱定一不做二不休的宗旨，又寄信

给广州沙面各洋行,每家洋行打单(勒索)1万元,言明如不照数交款,则以猛烈手段对付。从此之后,清政府就加派兵力防护,并暗示各地耆绅注意缉捕,声明如有将他掩护的则烧毁其乡村。在这种形势之下,他感到活动及藏身日益困难,便化装潜逃到新加坡,在邓泽如处暂避,后来由邓泽如介绍他与李福林、陆领等同时加入同盟会。到了1911年1月间他由南洋回国参加辛亥年3月29日顺德县乐从墟起义,失败后逃藏于各乡村。直至同年九月十九日(农历)广东反正前,他在南海三水两县交界的西樵山一带起义,做了兰字营镇统,陆兰福为第一协统,郭某为第二协统;下辖四个标,陆兰培为第一标统,潘锦为第二标统,谭世昭为第三标统,黄晚为第四标统。后来因他侵吞军饷、剋扣部下粮饷,被下属向都督胡汉民密告,他便畏罪潜往广西投靠陆荣廷。1913年7月间龙济光侵粤,陆荣廷介绍他任龙济光部的统领。至1916年6月桂系入粤驱逐龙济光,他便投降桂系,陆荣廷委他为陆军游击第十统领兼台山赤溪两县清乡督办,后来升为钦廉镇守使。粤军回师广州时,他又投归陈炯明部为司令。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炮击孙中山总统府,同年12月间白马会盟,滇桂军东下驱逐陈炯明,他又投靠刘震寰为独立旅旅长。1923年他出发惠州讨伐杨坤如,途中得病回广州进法国韬美医院(即现在广州市工人医院的前身)医治无效,同年10月间逝世。

番禺县绿林以大塘乡李福林为首,有李湛、李雍、林驹等500余人,在广州河南一带活动。李福林生长于贫农家庭,因生活困难曾到海军舰队当海军,数年后转入两广总督衙门为号兵。至1904年间因犯纪律被开除回大塘乡闲居,一来无地可耕,二来当号兵养成好食懒做不愿干体力劳动。便在广州河南进行偷窃甚至抢劫番摊馆(赌馆),曾以墨涂黑玻璃灯筒伪当手枪行劫成功,传为美谈,故别号登同。他后来便追随绿林李赞(混名胡椒赞)、李玲(混名胡须玲)参加打家劫舍及勒收行税(勒索)等活动,被总督衙门下令缉捕,花红由1000元递增至6000元。到了1909年因缉捕得紧,各乡村不肯掩护他,只得潜逃到新加坡,由邓泽如招待并介绍他加入同盟会。直至1911年前他回乡准备参加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起义,但因时间迫促未及参加。黄花岗之役失败后,他又逃往海外暂避,直至同年九月十九日广东反正之前他又潜回大塘乡一带率领李湛、李雍、林驹、车从周等,号召各村农民约2000多人参加起义,做了福字营统领,后改为福军司令,辖第一统领李湛,第二统领李雍。此外有谭义为义字

营统领,张炳(顺德龙江乡人)为炳字营标统,黎炳球(南海大地乡人)为球字营标统,黎志荣为荣字营统领,何江(顺德县良教乡人)为江字营统领,何梦为梦字营统领,邓刚为刚字营统领,王会为会字营统领,李就为就字营统领,刘世杰为杰字营统领。龙济光侵粤时李福林投降龙济光,讨龙济光时他投归桂系,莫荣新为督军时他任广惠镇守使兼福军司令。粤军回师讨伐桂系时,他和魏邦平于1920年9月17日(即中秋节)晚上宣布独立,响应粤军顺利回师。1921年他改任第六路司令,调驻韶关准备参加北伐。当陈炯明不服从孙中山命令时,他回师驱逐陈炯明。1922年春他归许崇智指挥再出师北伐,向江西进发。同年6月16日晚上陈炯明围攻总统府后,他回师进攻韶关,但因孤军无援而失败。他再整顿所部向福建进攻,占领福州驱逐闽督李厚基后,改编为东路讨贼第三军军长,回粤讨伐陈炯明。1926年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1927年广州公社起义时,他和张发奎等反动头子一齐出兵镇压革命,同年12月投降桂系,于同月29日离开广州到香港过寓公的腐化生活。1953年曾到台湾,因病回港医治无效而死。

南海县绿林以上淇乡陆领为首领,有陆常、陆养、陆锦、梁就等共约1000余人,在南海一带活动。陆领出身于贫农家庭,他的家乡地少人多,无地可耕,地主豪绅重重压迫,无以为生。他的两个哥哥又因参加陆、何两姓械斗而被清军捕杀,他常怀报复之心。由于他常出恶言为何姓密告,驻防乐从墟的清军要将他缉拿,他闻讯即逃避他乡。后来各兄弟捐助200元劝他逃往南非洲谋生,他便潜往香港准备买船票前往南非洲,已将辫子剪掉(因此被称为无辫领),但因久候无船前往,旅费已用过半,只得潜回乡中参加绿林活动,并出名向富家勒索,因之被清军出花红2000元缉拿。从此他更加仇恨清朝统治者,更加猖狂抢劫及勒收行税,清军所出缉拿他的花红便增加至3000元,并加派兵力多方缉捕,使他的活动和藏身更感困难。迫不得已,他便于1909年逃往南洋,得邓泽如招待并介绍他加入同盟会。1910年秋天他由南洋回乡,一方面继续劫富济贫,一方面宣传推翻满清建立民国。1911年(辛亥)旧历三月二十九日他率领所部在顺德县乐从墟起义失败后,再逃往海外。同年夏天他又潜回乡下策动农民准备再在乐从墟起义。同年九月十九日(旧历)广东反正时,他立即由乐从墟率领民军2000余人到广州任为领字营协统。到了1912年陈炯明将领字营全部解散后,他便在广州闲居。龙济光侵粤后他逃到澳门,暗中领导南

海、顺德、三水等县绿林和农民准备讨伐龙济光。1916年10月间龙济光调往海南岛，桂系盘踞广东之后，他靠勾结官吏办烟赌过活。1918年他出任肇军第十统领，桂系向肇庆进攻时，他将部队带回南海遣散。粤军回师后，许崇智委他为第二军无兵司令，北伐时他的司令名义被撤消了。从此之后，他回乡居住。1938年日寇侵粤后他任珠江三角洲游击司令，后来改为广东游击区第一纵队副司令（陆满为司令）。到了1940年春天他受了伪救国自卫军总司令吕春荣的收买做了汉奸的伪军长。他到中山县大江和大黄埔运动梁振刚时被游击队扣留解往前山听候解送柳州讯办，当时适遇敌人进攻前山，便将他转解石岐。他因走路艰难，痛苦万分，在他不能再行走时，请求押解的军队将他枪毙了。

顺德县有龙江乡张炳，龙山乡邓刚、王会，陈村镇附近胡新，大罗村乡黎成，露州乡黎某，良教乡何江、何梦，桂洲乡王敬宽，马齐乡麦报等，全县共约千余人，以张炳、邓刚等较为著称。香山县以刘世杰为首，有小榄乡李就等，全县共约300余人。新会县以天河乡谭义等为首，全县约共500余人。

珠江三角洲的绿林活动，一方面以首领个人名义发出信件向富户和大商店打单（勒索），要一次过送给数百元或1000元的款项。如被打单的人或商店不托人来讲价送款而拒绝其要求，或甚至禀告当地清军来缉捕的话，则必以武力对付，以警戒其他被打单的人和商店再不敢拒绝或告发。总之，他们打单势在必得，一来以维持他们的生活费用；一来言出必行，以示威信。另一方面是抢劫当押铺（大的称当铺，小的称押铺）及大墟镇市场。当时各大墟镇都有清军巡防营驻防保护，为了达到抢劫的目的，必须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将驻防军消灭，然后攻打当铺，攻入当铺后，将所有当押1元以上的衣物抢掠净尽，1元以下的押品则任由当地人民取用。这种活动直至辛亥九月十九日广东反正，各县绿林首领率领队伍参加起义做了民军统领，才告停止。1912年秋冬间，广东都督胡汉民先遣散陆兰清为镇统的兰字营，后来除李福林的福军及少数民军另行改编外，其余民军都被陈炯明遣散归农或另谋生路。

二、龙济光踞粤时的绿林活动

珠江三角洲绿林参加辛亥革命而编成的民军，自1912年秋冬间被遣散回农村后，除了那些曾任标统以上军官职位的人之外，其余都因无地可耕无业可